



海 明 威 文 集

非洲的青山

Green Hills of Africa

[美] 欧内斯特·海明威 著

马 茵 译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Hemingway

海 明 威 文 集

非洲的青山

[美] 欧内斯特·海明威 著

马 茵 译

Ernest Hemingway
Green Hills of Africa
根据 Random House 1994 年版译出。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非洲的青山/(美)海明威(Hemingway, E.)著;马茵译.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3

(海明威文集)

ISBN 978-7-02-009678-7

I. ①非… II. ①海…②马… III. ①游记—作品集—美国—现代
IV. ①I712.6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014014 号

责任编辑 马爱农
装帧设计 柳 泉
责任印制 苏文强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
邮政编码 100705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176 千字
开 本 880 毫米×1230 毫米 1/32
印 张 7.75 插页 2
印 数 1—10000
版 次 2013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
印 次 201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09678-7
定 价 22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65233595

献给菲利普、查尔斯和沙利

前 言

本书与许多小说不同,它的所有人物和事件都是真实的。任何一位读者在阅读本书时如发现其中的爱情成分不足,尽可以把自己当时的任何爱情元素加入其中。作者试图写出一本绝对真实的书,以期看看如果能真实再现一个地区的形态和自己一个月内的活动,此书能否与一部虚构的作品相媲美。





第一部 追猎与对话

第一章

盐沼地边，我们正坐在万德罗博^①的猎人们用树枝搭建的狩猎处，忽然好像听见有卡车驶来。开始它距离我们很远，谁也说不清究竟是什么声音。这时它停了下来，我们都希望那仅仅是风声。然而它又响起并且慢慢靠近，声音越来越大。最后发出一连串响亮的、劈劈啪啪的爆裂声，折磨着我们的耳朵，紧挨着我们身后驶过，继续前进。两个追猎手中爱表演的那一个站了起来。

“完了。”他抱怨道。

我把手放到嘴上，示意他蹲下，不要出声。

“这下完了。”他摊开双臂又说。我一向不喜欢他，现在就更不喜欢了。

“等等看吧。”我轻声说。姆克拉摇摇头。我看着他黑黑的光头，他把脸微侧过去，我看到了他嘴角两边留着的稀疏的中国式胡须。

“没用的。”他用斯瓦西里语说。

“再等一会儿吧。”我对他说。姆克拉又低下了头，这样不会暴露在枯树枝做的掩体之外。我们坐在原地，隐藏在树枝掩盖的

^① 万德罗博(Wanderobo)，是肯尼亚北部的狩猎部落，没有耕地，靠狩猎、采蜜，摘可食用的野果、种子、根茎为生。



土坑中。后来天色暗下来,我已看不清来复枪上的准星,可仍没见到动物出现。那个爱表演的追猎手不耐烦了,坐立不安。

在白昼最后一缕光线消失前不久,他低声对姆克拉说,天太黑,没法开枪了。

“你住口,”姆克拉说,“就算你看不见猎物了,主人也能开枪。”

另一个追猎者,受过教育的那个,用一小根尖尖的树枝在腿部乌黑的皮肤上画出自己的名字,阿布杜拉,再次显示出他是受过教育的。我看着他,没有表示任何赞赏。姆克拉则毫无表情地盯着那几个字。过了一会儿,阿布杜拉将腿上的名字抹掉了。

后来,我借着余晖最后一次瞄准,发现尽管把准星调到最大也无济于事,什么也看不清。

姆克拉仍在观察。

“看不见了。”我叹息道。



“是啊，”他用斯瓦西里语应道，“回营地吗？”

“嗯。”

我们站起来，走出狩猎处，踩着沙土，在参差杂乱的树枝间摸索着穿越树林，回到大路。汽车停在一英里外的地方。我们顺着路边走到车旁，司机卡姆打开了车灯。

那辆卡车坏了我们的事儿。那天下午我们将车远远地停在大路上，小心翼翼地 toward 盐沼地进发。尽管前天下过点雨，但还不足以淹没盐沼地。这片盐沼地其实就是一块林间空地，泥土下陷形成一个个深深的泥塘，动物们为获得盐分到这里舔食土壤，使边缘凹陷形成了槽。除了许多小捻^①刚踩出来的脚印之外，我们还看到前一天晚上四头大捻在盐沼地留下的长串的心形脚印。从脚印和含草的粪便堆来看，还有一头犀牛每晚都到这里来。狩猎处就

① 捻：非洲的一种大羚羊。

建在距离盐沼地一箭之遥的地方。我们坐在半灰半土的坑里，身子后仰，双膝抬高，脑袋低下，透过枯树叶和细树枝向外观察。我曾看见一只较小的捻从灌木丛中出来，走到盐沼地所在的空地的边缘，站在那里。它脖子粗壮，皮毛灰色，螺旋形的双角映衬着太阳，非常漂亮。我瞄准它的胸脯，却又不忍开枪，生怕惊动傍晚肯定会出现的大捻。但是在我们听到卡车声以前，那大捻已经听到动静，逃进了树林。而其他正在向盐沼地进发的动物们，无论是在地面上的树丛里的，还是正穿过树林从小山上下来的，都在听到那爆炸似的哐啷声后停了下来，止步不前。晚些时候，在夜色中，它们肯定还会再来，但那时就太晚了。

所以，现在我们坐在车里沿着沙石路面行驶，车灯照到了栖在路旁沙地上的夜莺的眼睛。直到车身几乎擦到它们，鸟儿们才略带惊慌地飞起来。汽车驶过旅行者们的篝火堆。这些旅行者白天顺着大路西行，将我们前方的贫瘠之地抛到身后。我坐在车里，枪托靠在脚上，枪管倚在左臂弯里，一瓶威士忌夹在双膝间。我将酒倒进一只锡杯里，在黑暗中把锡杯递给后面的姆克拉，让他从水壶里往里兑点水。我喝着酒，今天的第一杯，也是到这儿后最好的一杯，我看着我们在黑夜中穿越的茂密的灌木丛，感受着夜晚的凉风，呼吸着非洲令人心旷神怡的气息，整个人都陶醉了。

一会儿，我们看见前方有一大堆火。当我们驶过时，我看清路旁停着一辆卡车。我叫卡姆停车，倒回去。等退回到火光照映处，我们看见一个身材矮小、长着罗圈腿的男人，头戴蒂罗尔帽^①，身穿皮短裤和开襟衬衫，站在卡车前，卡车的引擎盖开着，四周围着一群土著人。

“我们能帮什么忙吗？”我问他。

^① 蒂罗尔帽：奥地利西南的蒂罗尔州地区人们戴的一种窄边帽。

“不能，”他回答，“除非你是机械师。这东西和我投缘。所有的发动机都不喜欢我。”

“你觉得会是发动机定时器的问题吗？之前你从我们旁边经过时，我似乎听到定时器的爆裂声。”

“我想情况要糟得多。听上去问题很严重。”

“如果你能到我们营地，我们倒是有一位机械师。”

“有多远？”

“大约二十英里吧。”

“白天我倒是愿意试试。但现在我不敢再把这东西往前开了，它那声音吓死人。我找死啊，它不喜欢我。哼！我也不喜欢它。但是如果我死了，不会给它带来任何麻烦。”

“想喝一杯吗？”我把酒瓶递过去，“我叫海明威。”

“我叫康迪斯基。”他说着欠了欠身，“海明威这个姓我听说过。在哪儿呢？我在哪儿听到过呢？噢，对了，是个诗人。你知道诗人海明威吗？”

“你在哪里读过他的诗？”

“在《横断面》上。”

“那就是我。”我十分高兴地说。《横断面》是本德国杂志。我的作品在美国没有市场的那几年，我曾为它写过一些不能登大雅之堂的诗和一个长篇故事。

“这真是神奇。”戴蒂罗尔帽的人大声说，“告诉我，你认为林格尔纳茨^①怎样？”

“他很棒。”

“噢，你喜欢林格尔纳茨的诗。好的。那亨利希·曼^②呢？”

① 林格尔纳茨(1883—1934)，德国作家，代表作是《体操诗》。

② 亨利希·曼(1871—1950)，德国小说家，是著名作家托马斯·曼之兄，代表作有《帝国三部曲》、《亨利四世》。

“他不行。”

“你肯定?”

“我只知道他的作品我没法读。”

“他根本不行。我觉得我们有共同语言。你来这里干吗?”

“打猎。”

“不是为象牙吧,但愿。”

“不是。是打捻。”

“为什么要打捻呢?你,一个有才华的人,一个诗人,居然打捻。”

“还没有打到呢,”我反驳道,“但是我们已经艰苦地追猎它们十天了。要不是你的卡车,今晚我们本可以猎到一只的。”

“这倒霉的卡车。你应该追猎一年。到那时想必什么都猎到过了,但也是你该为此感到后悔的时候了。只猎杀一种动物是无稽之谈。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?”

“我喜欢。”

“如果你喜欢,我当然无话可说。那能告诉我你对里尔克^①的真实看法吗?”

“我只读过他的一部作品。”

“哪一部?”

“《旗手》。”

“你喜欢吗?”

“喜欢。”

“我没耐心读它。比较势利。我喜欢瓦莱里^②。我欣赏他作

① 赖内·马利亚·里尔克(Rainer Maria Rilke, 1875—1926), 德裔奥地利诗人, 象征主义诗歌代表。代表作有《杜伊诺哀歌》(1923)、《献给俄尔甫斯的十四行诗》(1923)。

② 保罗·瓦莱里(Paul Valéry, 1871—1945), 法国诗人、散文作家、评论家, 印象派大师。代表作有长诗《年轻的命运女神》(1917)、《海滨墓园》(1926)。

品的内容,尽管其中也不乏势利气息。还好,至少你没有猎杀过大象。”

“我会杀一头够大的。”

“多大?”

“七十磅。也许稍小一点^①。”

“看来我们对有些事情的看法不一致。但很高兴遇见伟大的老派杂志《横断面》的一位作者。给我说说,乔伊斯^②是怎样的人?我买不起他的书。辛克莱·刘易斯^③不值一提。我买过他的书。不。不。明天再告诉我吧。你不介意我就在你附近安营吧?你和朋友一起来的?你雇了个白人猎手?”

“和我妻子一起来的。我们会很高兴的。是的,雇了白人猎手。”

“为什么那猎手不和你一起出来呢?”

“他认为我一个人能打到捻。”

“最好不要猎杀它们。那猎手是哪里人?英国?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血腥的英国佬。”

“不。他很善良。你会喜欢他的。”

“你得走了。我不能耽误你。也许明天我会去找你。我们能相遇真是件稀罕事儿。”

“好吧,”我说,“明天让人来看看你的车。我们会尽力帮忙的。”

① 指象牙的重量。

② 詹姆斯·乔伊斯(James Joyce,1882—1941),爱尔兰小说家,20世纪最重要的作家之一,其作品及“意识流”思想对全世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。代表作有《青年艺术家的画像》(1916)、《尤利西斯》(1922)、《芬尼根的守灵夜》(1939)。

③ 辛克莱·刘易斯(Sinclair Lewis,1885—1951),美国小说家。1930年成为美国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。代表作有《大街》(1920)、《巴比特》(1922)。

“晚安，”他说，“旅途愉快！”

“晚安。”我说。我们上路了，我看见他朝火堆走去，一边向土著人挥着胳膊。我没有问他为什么跟二十个内陆的土著人在一起，也没有问他要去哪儿。回想起来，我什么也没有问他。我不喜欢打探别人的事，在我生长的地方，这样做是不礼貌的。但是在这里我们已有两个星期没有见到其他白人了，从离开巴巴提^①一路向南就没有见过。后来，在这条通常只能遇到逃离贫瘠土地的土著人，和偶尔遇到印度商人的路上，竟能遇见一个白人，一个看起来像漫画里身穿蒂罗尔服装的本奇利^②的人。他知道你的姓氏，称你为诗人，读过《横断面》杂志，是乔姆·林格尔纳茨的崇拜者，还想要和你谈论里尔克，这才真是离奇得让人难以置信。就在这时，车灯照出前方路上三个高高的圆锥形的东西，冒着烟，使我停下了这番胡思乱想。我示意卡姆停车，踩下刹车后，我们向前滑行，直到那三堆东西面前才停下。它们有两三英尺高，我摸摸其中一个，很热乎。

“大象。”莫卡拉用斯瓦西里语说。

这是刚从路上横穿过去的大象留下的粪便，在寒冷的夜晚可以看到它们冒着热气。很快我们就回到了营地。

第二天早上，天没亮我们就起床去另一片盐沼地。我们穿过树林向那里靠近，看见一头公捻正在那里舔盐。它发出大叫声，像狗的叫声一样，但音调更高，尖锐嘶哑。然后它离开那里，最初没有任何声响。当它走远进入灌木林后，我们听到哗哗的声音，但再看不到它的身影。这片盐沼地无法靠近。空旷的地面四周长满了树，这样倒好像猎物埋伏在狩猎处，而我们得穿过空地接近它们。

① 非洲地名，今坦桑尼亚北部。

② 罗伯特·本奇利(Robert Benchley, 1889—1945)，美国幽默作家、戏剧评论家和演员。

唯一可能的方法是一个人独自匍匐前行。然而,除非在二十码距离以内,否则不可能透过纵横交错的树木做任何近距离的射杀。当然,一旦进入屏障似的树丛,就如同进入掩体,占据了非常有利的位置,因为任何来这里舔盐的动物都不得不走到没有任何遮蔽物的空旷处,距离我们不到二十五码。然而我们一直等到十一点也没有看到任何猎物。我们用双脚仔细将地面上的尘土抹平,以便再来时可以看到所有新的痕迹。然后我们走了两英里回到大路上。由于受到追捕,猎物们已经学聪明了,只有晚上才来,天不亮就离开。那天早上有一头公捻留了下来,但我们吓跑了它,现在再要捕猎到动物就更困难了。

这是我们追猎大捻的第十天,可我没有见到过一头成熟的公捻。最多只剩下三天时间了,因为雨季正从罗德西亚^①一天天北移。除非我们打算在这里待过雨季,否则就必须在它来临之前离开赶到汉德尼^②。我们把安全离开的最后期限定在了二月十七日。现在,每天早晨低沉多云的天空总要推迟一小时或更长时间才能变得晴朗,你能感觉到雨季的来临。它稳步向北移动,就像你能在地图上看到它的行踪一样。

令人愉快的是,追猎一头你长期以来一直渴望得到的猎物,虽然每天总是被它算计、中它圈套,以失败告终,但是你坚持追猎,并且每次出猎时都告诉自己,迟早有一天你会时来运转,捕猎到它。但令人不愉快的是,你有个时限,到时间必须猎到你想要的捻,否则也许永远得不到,甚至见都见不着了。打猎不应该是这样的。这太像过去那些小伙子,被送到巴黎学习两年,在此期间要成为作家或画家。两年后如果没有做到,他们可以回家,到父亲的公司上

① 非洲中南部一地区名。该地区于1895年成为英国的殖民地,现为赞比亚和津巴布韦。

② 非洲地区名,靠近印度洋。

班。打猎的精髓在于,只要有猎物,你就得坚持追猎;就像绘画,只要有颜料和画布,就得画下去;就像写作,只要你活着,有纸笔和墨水或者任何可用来写作的工具,有你感兴趣的素材,你就得写下去,否则就会觉得自己是个傻瓜。如果你不这样做,那你就真是个傻瓜了。但是,这会儿我们受时间、季节、经费短缺的限制,必须用少于正常使用的时间去完成一件事情,其实每天无论能否打到猎物都该感到非常有趣儿,然而我们却过着紧张混乱的生活。所以,那天天亮前两小时就起床出发,中午回到营地,想到只剩下三天时间了,我开始紧张起来,而在用餐帐篷外的餐桌旁,穿着蒂罗尔短裤的康迪斯基正说个没完。我完全把他给忘了。

“嗨,嗨,”他招呼我,“没收获? 没结果? 捻在哪儿呢?”

“它叫了声,跑掉了。”我说,“嗨,姑娘^①。”

她笑了。她也着急。从天亮开始他们俩就等着枪声响起,一直在仔细听着,就连客人来了也在听;写信时听着,看书时听着,康迪斯基过来和他们交谈时也听着。

“你没向它开枪?”

“没有,没看见它。”我看见老爹^②也很着急,还有点紧张。显然,他们已经谈了很多。

“来杯啤酒,上校。”他对我说。

“我们吓跑了一头。”我汇报,“没机会开枪。那里脚印太多,后来没别的猎物来过。四周刮着风。问问那些土著人吧。”

“我刚才还在跟菲利普上校说呢。”康迪斯基说着挪了一下皮短裤包着的臀部,把一条结实的、毛茸茸的光小腿搭在另一条腿上,“你们不能在这儿待太久。得知道雨季就要来了。如果雨季

① 海明威对妻子的称呼。

② 即上文提到的白人猎手,海明威他们尊称他为“老爹”。